

# 和平人曾經有夢

◆林鴻信 牧師

1955 年出生  
台灣大學哲學系畢  
美國耶魯神學院神學碩士  
德國杜賓根大學神學博士  
英國諾丁漢大學哲學博士  
目前服事工場：台灣神學院院長



青契退修會

1973年我從台中來到台北讀書，好像籠裡的小鳥放了出來，帶著滿腔好奇，遊走眾教會。

第一次來到和平教會，參加的是迎新聚會，最令人意外的是座落在小巷裡的日式建築，雖然樸素，卻帶有家的感覺。在台上說話的是望惠姐，還記得她對新鮮人的分享重點是：大學應當大大的玩，大大的學習。隨後玩團體遊戲，茂堂兄帶領攻打砲台的遊

戲，熱鬧非凡，戲劇性十足。

參加了這個聚會之後，就有找到歸屬的感覺。大學四年、當兵二年、再讀大學四年、轉讀神學；從新生，而舊生，而同工，而會長，而畢契，而輔導，而神學人，所關切、所思想、所服事、以及所認識的人幾乎全在和平的圈子。後來才漸漸地隨著服事工場，展開更廣闊的關懷。

和平教會是一個訓練年輕人的中間



1976年青契東部福音隊隊員合照，林鴻信（後左2）

站，本地青年與各地前來台北讀書與就業的青年，在和平教會受造就與裝備之後，其中許多再度

前往各地，但也有部分加入和平而成為同工的。大家都深深感受和平人之間的關心與相愛，也深深體會上帝的恩典在我們當中。不過，比較說不出來的是，在溫暖與扶持之外，和平的異象究竟是什麼呢？

以前，和平人曾經有夢。覺得和平實在很好的時候，往往說：

「台灣教會的復興要從長老教會開始，長老教會的復興要從和平教會開始！」

這是一個遠大的異象，或許是出於熱血沸騰的奉獻心志，或許是洋洋得

意時所發的豪語。當時說的、聽的和平人當中，可能無人了解這個異象究竟需要多少代價，需要多少付出，需要多少奉獻。只是來了、走了，說了，也可能就忘了。曾幾何時，似乎連這話也不再有人提及了，隨著歲月而被掩埋。

現在，和平教會有自己的土地了，建堂計畫已經勢在必行了，牧師團隊已經就定位了，和平人分佈越來越廣了，獻身傳道者越來越多了。在週年慶的感恩之餘，和平的異象在哪裡呢？和平人對上帝有什麼可以交代的呢？老人回顧過去，日子是倒著算回去的；青年展望未來，日子是向前數算的。我們需要回憶，我們也需要盼望。

和平人曾經有夢，現在，和平人還有夢嗎？